機械心淚滴

作者: 隗書

Powered by 紙言

1.秘密基地

搖搖晃晃的火車裡，祐立握住鑰匙、密碼、堂哥的信，思索著堂哥的事情。總之，堂哥是個徹徹底底的天才，卻對人生感到絕望。祐立在想人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是由一瞬即逝的每一天所組成的，還是由深深烙印在記憶深處的每個時刻所組成的？堂哥的童年是怎麼樣的？屯門祖屋溫柔的陽光，下雨天陰鬱的味道。嬸嬸的尖叫聲，離婚後躺倒在沙發上的叔叔，壞掉地板的嘎吱聲響。搬出去寄宿學校的堂哥，住進洗澡區長有黴菌的宿舍，但是叔叔找到了工作，獲得了社會援助，這樣他總算不用輟學。榮譽文藝氣息濃厚的大學，有不斷宣傳的電影學會。命運看上了堂哥，一個嶄新的學科向他招手。當時他喝著廉價的啤酒，在沾滿污漬的沙發上觀看世界盃。後來他的機械天賦迎來了教授們的青睞，接下來是第一次簽訂就職合約，獲得薪水。他終於脫離了那個充滿錯誤的家庭，現在，人生就好像陰天滴落泥土的水滴一般，連續不斷。就在此時嘎然而止，然後剩下了他的傑作，機械心的女孩。就算祐立有堂哥一半的天賦，他也無法感同身受，他大概會覺得驚奇，就像他得知堂哥的死訊一樣。堂哥很喜歡唱那首Ave
Maria，祐立不記得歌詞了，只記得堂哥經常沒事就哼著那個樂調。夕陽西下，鐵軌外遙遙可以望見堂哥的別墅，那扇門後面隱藏著堂哥的死訊，他的心血、他的火焰、他的人生，濃縮而成的精密儀器。到了。從火車下來，祐立抓緊機會從口袋裡掏出票，雖然是大西北，但空氣中沒有草味。他拖著行李箱走了好幾個街口，從山坡下走到半山腰，從加油站走到家庭餐廳，經過一間很像跑馬地教堂的學校，小學生和他對視片刻就哈哈大笑起來。望見一位老師帶著小學生放學，祐立彎著腰後退，要把路讓給嗶哩叭啦的小學雞。「打攪了」他鞠躬，對那位老師深表同情。在老師經過的時候，小學生偷偷喊了幾下：「啲打佬！啲打佬！」祐立不解地看著自己的衣服，心想應該不是在說自己。其實小學生說的就是他，像雜草一樣的頭髮，鬍子從下巴長到鬢角，像一個村長。當小孩子嘰哩咕嚕說著什麼的時候，一輛貨車從山底衝上來，好像是不想讓貨車溜後，速度飛快。「小心車輛」老師這麼喊道，可小學生為了撿樹上掉下來的雞蛋花，蹲在了馬路中間。貨車眼看要撞上那位小朋友，司機一邊煞車一邊暴燥地拍了幾下喇叭，祈求貨車能剎住。「你聽到喇叭聲了嗎？」「聽到了。」「快後退。」一位行人把小孩抱了起來，以橄欖球達陣的姿勢俯身飛躍人行道，那一定很痛。那老師感激又驚訝地瞪大了眼，盯著達陣的行人。「請問你是誰？」「我就是我，我叫Serenity。」「好吧，真是謝謝你。」「問題不大，我沒有被弄壞。」「還是很感謝你，你知道的，孩子萬一出現什麼情況，我無法交代。」「那你肯定不知道吧，這是本區最多交通意外發生的路口。」「我不知道。如果我知道的話……」祐立的望向那位達陣的女孩，她留著銀白髮色，皮膚很光滑。他望向女孩的眼睛，一隻琥珀色，另一隻泛著螢光。他仔細凝視那雙眼，彷彿靈魂抽離了這個世界一般。祐立沒有多做停留，他終於回到堂哥的宅邸前，他抓緊時間從口袋取出煙，用打火機點燃。點煙時的迷茫，就像霧氣一圈一圈。吸菸是個不好的習慣，祐立深明這一點，那些煙圈讓他想起過去的回憶。祐立成長在一個優渥的家庭，考上大學，儘管沒有他堂哥那麼優秀，但他有著更光明的未來。他想當個老師，但他父母想讓他繼承律師樓，做房地產法規。父親說如果他當老師的話，就只能在以後的歲月裡拿著些微的薪水，不斷重複又重複已經學過的內容，這種工作對堂哥也許不錯，但父親認為自己的兒子不需要做這種普通人做的工作。祐立深明自己絕不是當律師的料，更別說當律師樓老闆，也許他可以當一個在律師樓裡簽紙離婚、轉名的律師，但絕不是和鄉紳一起喝酒解決問題的那種。他想起那句有名的台詞「這就像我在玩某種遊戲，但規則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。它們是由所有錯誤的人組成的。」，看來大家都是惆悵的人。對自己認錯很難，為自己辯護也不容易。他考砸了律師考試，然後鬆了一口氣。本來他打算推託天氣不好，或是肚痛腹瀉，把責任賴給突發狀況，可他沒有反抗父親的勇氣，現在好了，世界推了他一把，他開著那台小破車，一輛偷偷改裝的delivery
van離家出走。失去了經濟支持，他開始向朋友求助，但他朋友在得知他和父親鬧翻後，就把他從人脈簿上抹去了。當他在一個失意的雨夜打電話給朋友傾訴時，得到的卻是這樣的回覆：「……聽著，祐立，我不太明白為什麼事情會搞成這樣，但是，相信我。為什麼不能成熟一點面對呢？大家都是這麼過來的。你曾經是個有活力、負責任的人，對嗎？如果我說的不對，請原諒我。」他再也無法像以前一樣看待身邊的朋友，也無法再像以前一樣嘻哈大笑了。他望向鏡子裡的自己，只感覺到空虛，連

呼吸都覺得乏力。他開始明白一點，同情心往往是最容易升起的，又往往最容易消散。容易升起的原因，是自己受的壓迫多了，一聽到別人也受了欺凌，憤概就油然而生。容易消散的原因，還是因為受的壓迫多了，於是習以為常。這類事情聽得多總是讓人沮喪，於是覺得煩人，便開始討伐受害者了，可以說是功利主義，也可以說人的同情心是有限的吧。唉，不過生活就是那樣子的了，今天大家從哪裡圍爐取暖（尋求同情），誰知道明天又會怎麼樣呢？

2.

某座裏醫院很近的山頂。傍晚，山下籠罩著濕漉漉的霧氣，有燈從鄰居的窗戶傳出。祐立被煙嗆到於是熄掉了煙，由於緊張濕透的衣服讓他打了個寒顫。要進房子前他讀了讀報紙，都是些無聊的新聞。他習慣每天早上喝杯咖啡，下午喝杯雞尾酒，但現在沒時間管這些瑣事。祐立推開門，在玄關喊了一句「我回來了。」，點開燈但還是無法看清牆上的日曆。不過無關緊要，其實玄關後面就是客廳，客廳有一張可以坐八個人的圓桌，上面放著看上去就很難喝酒與酒杯。祐立直接走到二樓書房，用鑰匙打開門，翻開桌上寫到一半的研究資料。「4月5日，沒有靈感，教授喚我去照顧小學生，用來消遣時間很棒，我在想小孩無論長成什麼樣子，遠離罪惡就是一件好事。孩子是無罪的，起碼暫時是。今天吃飯的時候歷史教授說歐洲人也做過類似的事情，叫『靈魂煉成』，但那是犯罪的行為。啊，聖潔的幼兒。」才剛剛翻開日記一陣子，房間的門忽然被推開。「你來了。」是今天的異色瞳女孩，祐立與她四目相對，誰知道她會不會給他一拳。「你是誰？為甚麼你可以進來？」「我就是我。你好，Dr.
Lucas的堂弟。Dr. 給我看過你的照片。」「那你說說，我的胎記在什麼地方？」「你沒有胎記，但你喜歡穿四角褲。你的褲子要用檸檬洗，這是你的癖好。你像愛爾蘭人一樣喜歡吃土豆，像義大利人喜歡咖啡，喜歡萊姆，不喜歡威士忌。不過愛爾蘭人其實不喜歡土豆。」「對，他們經常吃魚柳。」「你在說謊，我不知道愛爾蘭人吃魚柳。」「你是Lucas的朋友嗎？」「什麼朋友，我應該是他的朋友之一。」「那你告訴我，他的『機械之心』在什麼地方？」「什麼地方，就在這個地方。」女孩指了指自己。「那你告訴我Lucas在什麼地方？」「他去了天國。」「喔，他死了。什麼時候發生的？」「在他四十歲生日的時候。」「那真是可惜。」「你不悲傷嗎？」「有一點點，但是Lucas和我並不熟悉，你要知道，從我啟動到現在只和他相處了三天，不過他是個不錯的人。」「你講講吧。」「Lucas囑咐我照顧醫院裡的村野先生， Lucas說他要去很遠的地方，村野先生總是跟我說Lucas是個很好的人。」「照顧村野先生，這是你開機的理由嗎？」「因為村野先生無親無故，而且有病。」「這個世界上很多人都有病。」「他的病讓他非常虛弱。」「噢，那就有點可憐了。」祐立不好意思地說。祐立說得有點累，找了一張椅子坐下來。「別太難過了，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。」女孩到廚房開始煮著什麼。「機械要吃東西嗎？」「這是給村野先生的食物。」「噢，那你要充電嗎？」「我們可以不要討論這個問題嗎？」「好的，那你知道89除以13加6等於多少嗎？」「我數學不好，我不知道。」村野先生的飯盒已經準備好，祐立想去見一見這個村野先生，也許能知道更多堂哥的情報，也許村野比他更了解堂哥死去的原因，而且那個村野先生感覺快要病死了，堂哥的日記則什麼時候都可以讀。祐立與女孩來到半山坡下的醫院大樓，祐立顯得有點坐立難安，要是那個村野先生是個瘋子怎麼辦？祐立不想被捲入無關的人的事故中。所幸，當他來到十二樓，看到村野先生的時候，村野先生只是個看上去有點虛弱的白髮中年人，他望著窗外的什麼東西，一切是那麼的靜謐，彷彿一切都無法再影響他的人生。「你好，村野先生。」「你是Lucas的堂弟，對嗎？」「噢，我想是。」村野先生的聲音很平靜，但不是讓人喜歡的那種。兩人向村野先生問好後，就開始了長達十分鐘的沈默，女孩餵他吃晚飯，村野把視線放在祐立身上，這年輕人長得高，卻有些邋遢，野村先生覺得也許是注定祐立與要與他相見，於是村野先生說話了。「你怎麼來探望我這個人呢？」「那因為Lucas，你知道Lucas？」「Lucas，他是個好人，他有時深夜睡不著覺，我也一樣，於是我常常打電話與他深夜聊天。」「的確，他是個不錯的人。」「已經很久沒人能與我暢快地說話了，抱歉，我的意思不是說你不如他。」「沒關係，你們都聊些什麼？」「我們什麼都聊，對很多東西的看法都一樣。他很大方、聰明、富有魅力。不過如果哪天他消失了，我也不會覺得奇怪。」「他的確消失了，去了天國。」「噢，我以為他會平靜地等待那一天的。」「像輪船無波瀾地駛向彼岸。」女孩說話了。「Lucas有時會說這句話。」「有天晚上，我剛做了一個夢，夢見曾經的老婆。」「然後呢？她也死了嗎？」祐立說。「不，並沒有，她值得追尋更好的人生，一個更好的丈夫。」「啊，那真是可憐。」祐立頓時感到一陣悲傷，好像人都是這樣的，起先很熱情，然後發生什麼變故了，就要扯斷關係，不再理睬對方了。「謝謝，但是細數靜止的時間是無意義的。相同的窗，相同的天花板，我已經在這裡度過了無數時間。你可以幫我一個忙嗎？」「當然。」「幫我離開這裡，安詳地。」女孩站了起來，焦急地向祐立說

到。「如果你這麼做的話將會觸犯刑法，你將面臨十幾年的監禁。」「謝謝，別說了。」祐立說「村野先生，你該知道這是不可能的。」「對.....對，那能請你帶我看煙花嗎？我有好多年沒看過煙花了。在我童年的記憶中，節日的煙花與父母是最令我懷念的。」

3.

祐立告別村野先生，回去的路上，他一直在思考野村先生的話。看煙花就是他的執念嗎？祐立不覺得這種東西可以支撐他活下去。人總要依賴什麼，酒精和宗教，怎麼都得選一個。當然也有人選擇尼古丁，那他的人生就像從吸煙到大麻到可卡因。「你會幫助野村先生嗎？」「會，這是我啟動的原因。」「如果野村先生消失了怎麼辦？」「那我會待機。」女孩說「直到有新的任務。」「可是已經沒有人可以給你任務了。」「他遺棄了整個世界，但這不重要。只要沒有關機指令，我就會一直待機。」永恆是什麼樣子？不朽，就像無邊的寂寥。祐立與女孩沿著山坡又回到了堂哥的老宅。祐立奔向廚房，想把啤酒的瓶蓋擰開，卻沒有開瓶器，於是他只好泡兩杯茶，示意女孩坐下。「你也別太難過了，起碼，人類就沒有待機這種狀態。」「我不覺得難過呀。」「人活著就是要掙錢，你懂嗎？衣服、健康的食品、房租、每天的咖啡、煙和酒.....」「錢的確很重要呢。」「我們用20年的時間完成課業，然後，一半的時間為了磚頭打拼，一半的時間賺為了不讓自己餓死的錢。」「所以人類不會待機？」「對。有時候我也想離開這個城市，我厭倦了這裡的空氣，厭倦了這裡的人。催繳電話費、賣保險、銀行貸款，除了他們誰會打電話給我？為什麼我還在忍受這一切？」「因為要賺錢啊！你剛剛不是說過：『人活著就是要掙錢』，所以這是個閉環，你只能重複再重複這個流程。」「.....」祐立今晚還沒有工作，反正堂哥已經不在人世，他打算住在這座宅邸，剛好有一個車位，祐立打算明天一早就把自己的小貨車駛進來，所以他正準備打掃車房。除了堆積如山的研究資料外，這個車房幾乎無需打掃，祐立把研究資料搬到二樓書房，他發現資料裡面夾著堂哥的銀行卡，一個心思在他腦海裡醞釀。「Serini, 你知道堂哥的銀行卡密碼嗎？」「你這是非法行為。還有我叫Serenity.」「我承認，但他已經不在了，就算我不用這些錢，也只是變成稅金的一部分。幫助野村先生也需要資金吧。」「好吧，你想要幹什麼？」「你不好奇Lucas帳戶裡有多少錢嗎？我想取用一部分。」「我可以告訴你這一張卡的密碼，Lucas在銀行有五個帳戶，其中一些帳號並不是他的名字。」女孩看了一眼銀行卡，從她的儲存數據中找尋這張卡的資料，果然她知道，密碼就是lucasformrcountryside.女孩拿出紙筆，把密碼寫給祐立。「這不就是給野村先生準備的嗎？」「怎麼了？」「有點驚訝。」「有什麼問題。」「大概沒有，我去取錢。」「我也一起。」祐立和女孩一同來到山下的提款機，祐立覺得有些累了，他應該把他的小貨車開過來的，來回上山下山讓他吃力。祐立把卡插進提款機，輸入密碼，然後點擊查詢餘額。「九十多萬？」「很驚奇嗎？」「一個快死掉的人，怎麼可能要90多萬？」「也許是吧。」「Lucas告訴你這筆錢要怎麼用？」「處理遺體、葬禮、封遺留錢、紅包、租50年骨灰龕位，就不剩多少啦。」祐立先提取了十幾張1000元，鈔票就像他的其他東西一樣，有點老舊，但總是讓人安心。「還有別的發現嗎？」女孩問。「並沒有。」「你知道堂哥到底有多少錢嗎？」「我不知道。」祐立有了這些錢，他可以代替堂哥完成野村先生的願望了，首先是找到最近一次煙花匯演的日期，然後找一個絕佳的觀賞地點，去迪士尼樂園最簡單，但野村先生小時候迪士尼樂園還沒建成，所以並不是最佳的選擇。現在祐立並不想管其他的事情，他買來了酒和冰塊，又回到了宅邸，這是他在老宅度過的第一個夜晚。他在客廳裏喝酒，望著冰塊與因酒水漫溢而瀲灩的彩光。他沒有金色的酒杯，但他可以嘲笑這個讓他迷惘的城市。「沒有什麼是可以控制的。」他說。「但你可以控制酒量。」「控制了又怎麼樣？從出生起，我們所有的選擇都是操控好的。或許我們可以選擇，但選項是一早決定好的。」「怎麼會呢？」「怎麼不會呢？有人汲汲營營才能賺水滴石穿那點錢，而有人輕輕鬆鬆財富卻如汪洋大海。怎麼不會呢？」「你應該休息。」「對，但在我休息前我要告訴你世界的真理，一切答案的終結，無所不包無窮無盡的真理。」「請說。」於是祐立努力思索，用鉛筆在畫紙上繪畫出他所看到的圖案，他確信裡面包含了世間的無上至理。女孩接了過來，那是——一隻雞蛋，就和某個希臘笑話一樣。祐立則趴在桌子上，像是睡著了。女孩從Lucas的房間裏找來被子，鋪在祐立的身上。現在天色已晚了，她可以理解祐立說的話，Lucas為她準備的資料庫有感傷這麼一項，但什麼是感傷呢？什麼又是厭煩呢？她可以理解祐立的厭煩來自想到遠方去，可為什麼一定要到遠方去呢？喬伊斯到遠方去了、毛姆到遠方去了、之藩和余光中都到遠方去了。因為一成不變，所以想到遠方去，可他們又追尋著永恆，永恆的愛情、永遠不死的身體、享受因為熟悉而產生安定感，他們一邊追尋不朽，又一邊對抗不變的詛咒。女孩望向這可憐的孩子，也許他明白一切本就有所終結，所以才想到遠方去

吧。有活下去的希望，也有自我毀滅的慾望。這樣想來，人類可真是複雜呢。為什麼要想那麼多呢？也許都是書生騙人的玩意。Lucas的資料庫有這麼一句話。

4.

第二天早上，祐立和Serenity去了附近的咖啡廳吃早餐，然後爬上貨車，進入車廂，祐立的車裏有著他的收音機、吊牌和毛巾，甚至還有廚具，出了郊區，進入九龍區的城市地帶，朝一片寧靜的住宅區駛去。馬路筆直地向前延伸，這裡沒有任何地鐵站、巴士站、購物商場與玻璃展示櫃，只有一棟政府大樓和稀少的店鋪相擁。它讓祐立擺脫了昨日的宿醉，扔掉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。繞過學校，路的盡頭是一整片柵欄，收藏後面一整排兩三層的紅磚獨立屋，好似整個都市的喧囂，都走不進他們的庭院。綠蔭遮陽，柵欄把樹圍起來，祐立的小貨車大口吞吐著廢氣，舊引擎轟隆作響，與這裡的寧靜格格不入。祐立從這裡找回了失去已久的自由，他像一條魚尋回了水，蝸牛找到了殼，齒輪找到了發動機。剛剛經過的入口處有一塊石板寫著“Grateful”，感激，祐立常常想自己應該感激誰呢？他苦苦思索記憶中的每一個人，卻又未達到足以感激的地步。自童年以後他就依靠自己，自己一個人讀書、自己選學校、自己去醫院看病，以前他花的錢來自父親，現在連經濟也獨立了。除此之外，若說他從誰身上得到過好處，那或許是悲慘的經歷讓他得到了好處。他苦笑了一下，決定不再思考這塊石板。「這裡很漂亮吧。」「很好，真的很好。」「為什麼你要開車？」「有時我會去街市，菜市場運貨，用這輛車。」「大學生？」「那又怎麼樣，因為要偷偷養這輛車，去運貨比較輕鬆。」「原來如此。」「Lucas的女友住在這裡，像這樣寧靜的地方。」像這樣寧靜的地方，花崗岩鋪設的地板，10塊就足以買下這輛車。祐立把車停在路邊，按下了Lucas女友的門鈴。「嗨，周小姐，好久不見。」「Lucas弟弟？你等一下，我來開門。」從屋子裡出來打開大門，周靈茵的脖子上掛著一條毛巾，穿著露出肚臍的瑜珈服。「說英語啊傻子，有時會是傭人應門，她並不會中文。」「好的，下次一定講英文。」「你要喝什麼？茶還是咖啡？」「我想吃早餐，我從昨晚開始就沒吃過東西。」「那這位妹妹是……」「不用害怕，她叫阿哥的畢業論文。」「失禮了，我叫Serenity」女孩向周小姐鞠躬。「你在哪裏請來她？」「沒有啊，她自然而然就出現了。」「好吧，請進客廳坐坐。」周小姐帶兩人進入客廳，在棕色的沙發上坐下，前面是大玻璃茶几，空曠的地面，瑜伽墊和掛牆的電視。「弟弟最近還好嗎？過得如何？」「和以前一樣，挺悠閒的。」「噢，那就是還沒有正式工作。」「你說話可以不要那麼直接嗎？」「你啊，要成熟一點。像阿哥……」「像他死掉嗎？」「還是不要像他好一點。」「他就是太成熟了，熟透然後爛掉了，還好你一早就與他分手。」「喂，為什麼說得我好像很絕情。」「難道你不是嗎？經常莫名其妙喜歡上其他人，然後又很快冷卻。」「那沒辦法。」「對吧，比如莫名奇妙喜歡上我堂哥，一個落魄的倒楣鬼。」「他的眼神很憂鬱，又很平靜。」祐立沒忍住笑，被茶噎到了。「冷靜下來你又覺得沒那麼愛他了。」「不對，很愛但是看見他覺得很煩。」「怎麼，到現在還未忘記？」「一早有新男朋友了。」「那就好啦，他也希望你幸福。」女孩不好插入他們的對話，有人尋找溫暖，有人尋找激情，這和個性與成長環境有關。管理員Lucas死了就死了，也不會有誰為他哭泣，世界還是會繼續運轉，太陽還是會從東邊升起。周小姐從書房裡拿出一疊資料、錄音帶、輪船模型和戒指。「這是你要的東西。」「謝謝，這樣會麻煩你嗎？」「不會，把這些東西帶走吧。」「是吧，你新男友做什麼工作？」「行政總裁。」「噢，那聽上去比研究生好很多呢。」「的確啊，和朋友聊起來也覺得光榮。」「希望這次他不會讓你厭倦。」祐立把紙箱搬出門，然後爬上貨車，女孩也跟著上車，臨行前他們揮手道別。祐立握著方向盤，起步然後開上了公路。萬里無雲的藍天，讓他很好奇堂哥是怎麼看待他與周小姐的戀情。「Lucas如何看待倪小姐呢？」「我不知道。」「太掃興了，那Lucas覺得倪小姐是個理想伴侶嗎？」「Lucas喜歡的類型，是富有正義感、孩子氣、身高1米6幾、善良又開朗的女孩。」「那和倪小姐一起挺好的，她很有錢，又孩子氣。」「並不如此，從任性又不講道理的角度來說，倪小姐的確孩子氣。只是倪小姐並不開朗，也不善良。」「但是，很難得了吧，哪個有錢人會讓我開delivery van拜訪呢？」「我只是把Lucas寫給我的告訴你。」「那你覺得呢？」「我？」「對，你覺得，Lucas幸福嗎？和倪小姐一起。」「我覺得，Lucas並不會幸福，因為他喜歡的類型不可能存在。」「哈哈，哈哈哈，你把最後一句重複一遍。」「因為他喜歡的類型不可能存在。」「*你呀！」祐立開懷大笑，連握著舵盤的手都歪了。「那他們挺適合啊，一個不知道自己喜歡誰，一個喜歡不存在的伴侶。」「巫山神女。」「什麼？」「巫山神女是世上最美麗的女子，但沒有人確實見過。」「啊，只存

在於幻想中的女孩嗎？」「對。」女孩說「祐立喜歡怎麼樣的女孩？Lucas很想知道。」「Lucas永遠也不會知道了。」祐立接著說「我見過形形色色的人，可我並不想成為他們，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歡哪一種人。」「也許試一下男人？」「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。」貨車在一望無際的晴空下行駛。

第二章 墜入深淵吧。

「從來沒有人要脅我做這樣的事，也許。」面對異色瞳女孩的追問，男人脫下了西裝外套，把腰間的戰術手槍抽出，這個動作讓人想起電影裡的特務。「自我誕生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從未感受過恐懼。」特務扣下扳機，距離子彈穿透兩人的身體，還有不到十米的距離。子彈的寒芒閃過，光束之間，祐立彷彿看見了人生走馬燈，事情要從拜訪周小姐那天說起。那天離開周小姐家後，兩人分道揚鑣，祐立回學校上課，女孩則回醫院照顧野村先生。傍晚，山坡馬路旁的汽車緩緩行駛，女孩提著大包小包從山底走上來，祐立注視著女孩在石磚路上行走，絲毫沒有幫忙的想法。「快點，快點。」「為甚麼？」「我找到一家很好吃的餐廳。」「我不需要進食。」「那你會少了許多樂趣。」「我可以吃東西，只是我不需要。」「那快點快點。」祐立拍打著貨車的門，貨車被他拍得發出咯咯的聲音。女孩把料理放在家，就隨祐立上了車。「我們去哪裡？」「貨車主題餐廳。」「哦。」「你不會翻白眼，這是一件好事。」「我會，只是為什麼我要翻白眼？」「通常女生對交通工具主題餐廳很反感。」「理論上我並沒有性別，雖然Lucas把我製造並設定成……」「住嘴，別說了。」祐立有點疑惑，儘管不可能，但如果某天自己喜歡上一個女AI，而那個AI的個性是男性，那是否代表自己是一個隱性的同性戀？祐立和女孩來到了貨車主題餐廳，人潮亂七八糟，人聲嘈雜，要靠大吼才能聽見彼此說話。這裡原來並沒有貨車，只有一間砌得很像「有瞭望台的大卡車」的房子，儘管如此，祐立還是沿著梯子爬上的餐廳的入口。他們草草完成了晚餐，俐落地上車，插入鑰匙，返程的路上，祐立發現有三輛SUV逐漸迫近，他掃了一眼後視鏡，沒有看清楚司機的模樣。「我們可能要繞一繞路，但我想問一下，你有沒有惹上什麼麻煩，比如欠債未還？後面有一把木工錘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可以……嗯。」「沒有，Lucas並沒有任何債主。」「那他們為什麼要尾隨我們的車輛？」「去問一下就知道了。」女孩搖下車窗，朝一輛黑色的SUV揮手，他們沿著高速公路行駛了許久，然後在海岸線旁停車。在這個報紙上沒有恐襲、愛國紀念、兇殺案的平靜城市，如果有甚麼轟動的事情發生，隔日一定會出現在頭條新聞。「Stop！舉起手！」從車上下來的幾個男人大喊，是一道用盡力氣的嘶啞聲線。「逃跑的實驗機械，代號寒雪。」男人好像隨時準備開槍。「你必須跟隨我們回實驗室，寒小姐，你需要對非法出走進行解釋，當然，你有權利保持緘默。」「你不是叫Serenity？」「不。」寒雪搖了搖頭「那是Lucas日記中為自己取的名字。」「你想讓她跟你回實驗室，判決她並未達到合格標準，然後進行銷毀嗎？」「我再說一次，她必須跟隨我們回實驗室，這位先生，你本身不應該知道關於這個計劃的任何消息，在你眼前的這個機器，是極度危險的半成品，隨時會暴走。」見寒雪一動不動，男人朝她連開兩槍，但與目標擦身而過。「你們受誰指使？」「從來沒有人要脅我做這樣的事，也許。」男人說「只是為了正義感。」「你們患了精神分裂？」祐立喊道「現在，我正式告訴你，小孩子，你還算聰明，但你什麼都不知道，我勸你最好乖乖閉上嘴，回家睡一覺然後當什麼事都沒發生過。」「祐立。」「什麼？」「對不起，請你先走吧，我可以處理他們，你在這裡我施展不開。」「*你老*！」祐立故意朝幾名特務大喊一聲，然後拉開貨車的門，用最快的速度離開了海岸旁。他掉頭駛向半山，用最快的速度來到一個隱蔽的位置，看見了寒雪朝特務走去。他逐個細數像胡桃夾一樣小的特務，總共有9人。「現在我成了你們罪惡的裁決者。」寒雪冷靜地說，閃電從她身體擴散，籠罩了整個海岸。「趴下！」九個特務匍匐在地。閃電過後天上出現若隱若現的灰塵，接著是一場爆炸，天空霎時晝夜倒亂，又在一瞬間回歸黑暗。街燈熄滅，草皮、特務，只剩下白骨與細沙。粉塵飄落，黑色的雪點點落下，恍如他們的悼歌。少女冷峻的背影悄悄吟唱：「人如薤上露，一去何時歸。」月光與湖面的反射，讓祐立看到了這一幕。他好像明白了寒雪名字的由來。他把車開回海岸邊，寒雪上車時，祐立禁不住滿臉驚訝。「小姐，有甚麼是我可以效勞的嗎？」「回家，要沒電了。」「收到。」祐立還有一件事情沒弄懂「以後我叫你寒雪還是Serini？」「寒雪吧，現在你知道我真正的名字了。」「酷，太酷了，就像小說一樣刺激」起碼今晚不用喝酒也睡得著了。兩人回到大宅，幸運的是大宅沒有被入侵過的痕跡，寒雪從一個毛毯蓋住的暗門翻出箱子。「你可以回房間，當然也可以就這樣看著。」「你要做什麼？」只見寒雪面露難色，把手腕的蓋子掀起，然後倒出黑色的液體，表情顯得十分痛苦。從箱子裡找出一個印著「機油」的桶子，然後往裡面倒，又露出了那種痛苦的神情。「很痛嗎？」「不，只是難受，就像人想嘔吐，卻吐不出來的感覺。」「不如你關機，我來幫你？」「謝謝，我自己來就可以

了。」接著寒雪關掉補油開關，準備把機油放回箱子時，一陣暈眩讓她差點摔倒。祐立欲言又止，看著寒雪把什麼東西插進暗門底下的電纜，一瞬間痛得「啊」地叫了一聲，然後進入了休眠狀態。經過今日，祐立就像原始人發現手電筒一樣對女孩另眼相待。

累了，再見。

許多名人在孩提時代，就已經嶄露頭角。就算未能成名，也至少會發生一些決定性的事件，成為日後人生的方向舵。比如巴菲特幼時的股票獲利，Minami的歌唱比賽冠軍，酸欠少女的創作獎，林書豪的NBA首秀.....像作者這樣的人，早已不敢奢望年少得志，回望寫作之路，方向舵似乎從未出現。從十四歲開始鑽研寫小說起，各式各樣的文學理論、通俗小說教學、編劇理論、古文、咬文嚼字、詩詞歌賦.....儘管能夠寫律詩/絕句（合韻的），甚至七步成詩。在作者的文學路上，說笑，我的課業是研究中文，兼職是教授中文，娛樂還是研究中文，卻完全沒有出現過「方向舵」。我沒有獲得過任何一個公開獎項，也未曾有任何的讀者對我的小說流露極度的喜愛，甚至連平均值都無法達到。至於投稿，石沈大海。其實不一定是小說、韻律詩、新詩、劇本、考試專家甚至做訓詁學，只要與中文有關，有那麼一個「方向舵」就足矣。只是事與願違，所有範疇的「方向舵」都沒有出現，文學為作者帶來源源不絕的痛苦——他人的不服以及妒忌。以前我會說文學拯救了我，但現在我會說是某些作家拯救了我。我經常懷疑，到底花季之流是否真的曾觸動人心？是否真的能拯救某些人的靈魂？還只是我的一廂情願？再見了，吳昌瀅，一半是我，一半是我認識的女孩們。在沒有方向舵的船上，我無家可歸。